

Biography of
Edgar Allan Poe

爱伦·坡传记



乌鸦

沈东子 / 著



爱伦·坡

传记与诗选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乌鸦：爱伦·坡传记与诗选 / 沈东子著. -- 天津：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306-7233-4

I. ①乌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坡(Poe, Edgar
Allan 1809-1849)-传记②诗集-美国-近代 IV.
①K837.125.6②I712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1214号

选题策划：汪惠仁
责任编辑：张 雪

装帧设计：郭亚红

出版人：汪惠仁

出版发行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：300051

电话传真：+86-22-23332651（发行部）

+86-22-23332656（总编室）

+86-22-23332478（邮购部）

主页：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：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字数：180 千字 插页：2 页

印张：12.5

版次：2017 年7 月第1 版

印次：2017 年7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：49.00元

第一部分

为诗而生的人

爱伦·坡传

沈东子◎著

目 录

- 第一章 斯坦纳夫人 / 001
- 第二章 爱弥拉 / 028
- 第三章 薇 / 064
- 第四章 “此人乃鬼才！” / 089
- 第五章 人格刺客 / 106
- 第六章 远古的乌鸦 / 130
- 第七章 坡小屋 / 157
- 第八章 “主，怜我苦魂！” / 188

第 1 章

斯坦纳夫人

驱车从纽约到华盛顿，途中要经过巴尔的摩，早年也译作巴尔铁摩。这城市不算大，但有着显赫的“身世”，独立战争期间一度是战时首都，是美国国歌《星条旗永不落》的诞生地，如今拥有著名的霍普金斯大学，还有新闻界响当当的纸质媒体《巴尔的摩太阳报》。不过巴市最吸引我的，并不是这些，它最早引起我的注意，是因为我由它联想到坡。这坡不是地名，不是马嵬坡、长坂坡，也不是西柏坡，是人名，一个诗人的名字——不是苏东坡，是爱伦·坡（Allan Poe，1809—1849），一位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文学怪才。

坡在日常生活中很平凡，爱喝酒，爱女人；在世界文学史上却很不平凡，他除了写诗，还写小说。坡通常有三个头衔，一是象征主义诗歌鼻祖，二是科幻小说先驱，三是侦探惊悚小说奠基人，后者的影响尤其大，因坡的许多惊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，在世界各个角落引发尖叫。2012 年有部电影，取坡的名诗《乌鸦》作片名，说是坡的传记影片，其实也

是一部惊悚片，影片将坡的几个侦探故事串连起来，案件一个紧接一个，坡的身份也不断变换，时而与警方一同分析案子，时而又被列为嫌疑人，而电影里的解说台词，许多都是坡的诗句，忠实的坡粉会心一笑，感觉与坡达成了默契。

途经巴尔的摩，为什么会想到坡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那是坡的爱情之地，也是他的安息场所。他在这里与表妹薇吉尼亚成婚，死后与爱妻合葬于当地的西敏厅公墓，是长眠于巴尔的摩的世界名人，如今在那公墓内可以找见他俩的墓碑。

据说每年1月19日，也就是坡的诞辰日，凌晨时分，都会有一个黑衣人潜入墓地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和三朵玫瑰，放在坡夫妇墓碑的大理石基座上，倒出一杯酒，举杯表示祭奠，随后洒在地上，人也消失于夜幕中。三朵玫瑰据说代表坡、薇吉尼亚和姑姑兼岳母玛丽亚。从1949年坡去世百年开始，六十多年过去了，年年如此，总有一个神秘的黑衣人做这件事，坊间给这人取了个绰号：“为坡敬酒者”(Poe Toaster)。

这“为坡敬酒者”一定是坡的粉丝，很可能是侦探小说的粉丝，所以才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神秘秘，可这么多年了，如何能坚持下去呢？有人猜测不是一个人，很可能是一对父子，父传子；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某个坡作品爱好者协会，一代一代的会员传递着对坡的敬意。每年都会有一些记者和坡的粉丝守候在墓地，想看看敬酒者的真容，但都未能

如愿。2006 年的元月，甚至有人想抓住这敬酒者，但对方还是跑掉了。1990 年的《生活周刊》刊登过一幅模模糊糊的照片，据称照片里模模糊糊的人影，就是当年的敬酒者。

杰罗姆是巴尔的摩市坡故居博物馆的前任馆长，他从 1977 年开始关注这件事，每年 1 月 19 日早上负责维护清理坡的墓碑。他说除了酒瓶和玫瑰花，有的年份还会有纸条，上面往往只有一句话，比如：“坡，我一直没忘你。”1993 年的纸条是：“苦难会过去。”1999 年的纸条写道：“原来的‘敬酒者’去世了，现在前来敬酒的，是儿子。”杰罗姆说他远远看见，那年的敬酒者确实很年轻。

2001 年的纸条很好玩。为纪念坡写的《乌鸦》，巴尔的摩有支橄榄球队被命名为巴尔的摩乌鸦队，在美国也算有点名气。当年一月，乌鸦队与纽约巨人队正在争夺超级碗杯，墓碑前的纸条对此做预测：“纽约巨人，黑暗、腐烂和红死魔主宰一切；巴尔的摩乌鸦，挫折、失败千疮百孔。”这里的“黑暗、腐烂和红死魔主宰一切”，取自坡的小说《红死魔面罩》。不过敬酒者的预测错了，巴尔的摩乌鸦以压倒性优势击败纽约巨人，史上第一次夺得超级碗杯。

年轻人则更接近现实，此后留下的纸条政治意味很浓厚，比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那年，即 2004 年，由于法国反对出兵，结果出现了这样的纸条：“本来坡的长眠之地是不适合出现法国白兰地的，可是考虑到家族传统，犹豫过

后还是摆上了这瓶酒。对坡的怀念将继续下去。”敬酒者似乎对坡的作品不是全都熟悉，如果熟悉的话，他本来是可以摆上白葡萄酒的，坡曾写过一篇复仇小说，就叫《一桶白葡萄酒》。

杰罗姆说最后一张纸条出现在 2008 年，内容很沮丧。他没透露那纸条的内容。最近三年，也就是 2010 年到现在，那位神秘的黑衣人没再出现过。^①那些收集到的酒瓶和酒杯，如今陈列在坡故居博物馆里，供有心人参观琢磨。一个人死后百年，还有人愿意年复一年为其敬酒，为其守灵，不管这敬酒人是一个人，两个人，或一群人，都够动人的，说明死者值得后人的追念。

坡在巴尔的摩写下了不少诗作，其中最出名的当数《安娜波儿·李》，这首诗凝聚了他对爱妻薇吉尼娅的无限怀念，是英语诗歌中的悼亡诗典范，被清末怪杰辜鸿铭视为美国民族唯一的精神财富，他评论坡的作品：“美国诗人所作之诗，余所记而不忘，且唯一能成一民族之精神财富者，爱伦·坡之《安娜波儿·李》是也……”辜论是否公允，下文还会提到。写完这首诗，坡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

① 见《巴尔的摩太阳报》2013 年 1 月 20 日。2010 年至本文定稿时为止，敬酒者都没出现。

不管是天上的神使，
还是海底的鬼蜮，
都不能把美丽的安娜波儿·李，
从我的灵魂中分离。

月光要不给我衔来安娜波儿·李的梦，
就别想散出银辉熠熠；
群星要不让我见到安娜波儿·李的眼睛，
就不可能升上苍茫浩宇；
我夜夜守候在她的身边，
我的爱人，我的新娘，我的生命，
在海边的圣墓里安睡——
在喧嚣的大海旁安息。

——《安娜波儿·李》

坡第一次见到薇吉尼娅，就是在巴尔的摩。

当时坡在里士满等候西点军校的录取通知，但军校方面迟迟没有消息，几个月过去了，仍然音讯全无，这让坡如坐针毡，因为他此刻极为拮据，只能靠养父老爱伦偶尔寄来的一点钱维持生计。他决定到华盛顿与国防秘书处的官员面谈，催促尽早发放录取通知书。为了省钱，他徒步前往华盛顿。国防秘书处的答复很简单，西点军校答应收他，但今

年的录取时间已经截止,要到明年才行。

这个消息让坡很苦恼,他怎样才能熬过剩下的半年时间呢?幸好坡在巴尔的摩还有个落脚的地方,那就是寡居的玛丽亚姑姑家。他携带几件行李,找到维尔克斯街的姑姑家。奶奶和哥哥亨利都住这里,姑父小克莱姆三年前去世了,一大家子人靠爷爷老戴维留下的抚恤金生活,虽然不够宽裕,但都真诚地欢迎坡的到来。老戴维曾参加过独立战争,是响当当的英雄,被称为坡“将军”,后娶宾夕法尼亚女子凯尼斯为妻,生了七个孩子,前五个都是男孩,小戴维·坡,也就是爱伦·坡的父亲,排行老四,玛丽亚姑姑排第六。在所有的叔叔姑姑中,数玛丽亚姑姑待他最亲,她一见到坡,就一把搂住他,一边吻,一边说:

“见到你,我们多高兴呀,埃德加,你就在这儿住下来吧。”

“我是得在这儿住下来,等候西点军校的通知。但愿不会给你们添麻烦。”

“不会的,埃迪^①。”

随后坡进屋探望奶奶。奶奶年事已高,行动困难,而且患有老年记忆障碍症,基本上不认得人,整天坐在轮椅里。

“埃迪!”随着一声欢快的叫唤,从内屋跑出来一个金发

① 坡名埃德加,埃迪是埃德加的爱称。

小姑娘，这就是玛丽亚姑姑的小女儿，坡七岁的表妹薇吉尼娅。

薇吉尼娅生于 1822 年，父亲小克莱姆是位做五金器械买卖的商人，先前娶了玛丽亚的表姐哈瑞特，生养五个孩子，哈瑞特病逝后，他又娶了玛丽亚，生了三个小孩，薇吉尼娅是小妹妹，上面还有一哥一姐。彼时美国处于开国之初，老百姓的健康状况都不太好，子女养的多活的少，连大人都短命。小克莱姆病死时，薇吉尼娅才三岁。

这做父亲的一走，做母亲的就辛苦了，小克莱姆一分钱也没留下，婆家不喜欢后来进门的媳妇，也不接济娘儿几个，玛丽亚只好靠做针线活抚养孩子，尽量节衣缩食，减少家庭的开销。老戴维的抚恤金，每年有大约二百四十美元，全家的收入也就这么多了。

薇吉尼娅有好几个表哥，但她从未见过坡这么帅气的表哥，坡当了两年兵，皮肤黝黑，身体健壮，尤其是宽大的脑门，被阳光晒得亮晃晃的，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人。坡也喜欢这个调皮的小表妹，她披着一头金发，皮肤特别白，是那种很纯洁的白色，让人联想到水仙花。

坡是个情种，走到哪儿爱到哪儿，也特别有女人缘，到哪儿都招女人喜欢，他在姑姑家刚住下，就引起一位邻家姑娘的注意，姑娘叫德芙罗，主动向坡表示爱慕，并通过薇吉

尼娅向坡传送信物——自己头上的一只黄色发卡。

薇吉尼娅太小了，对表哥与邻家大姐姐的来往只是觉得好奇，也很乐意做小信使，在中间穿梭，观察两人的奇怪表情。德芙罗当然不会想到，这个金发小姑娘以后会成为坡的真爱。这是后话了。

问候完姑姑、奶奶和薇吉尼娅，坡正纳闷哥哥亨利在哪呢，这时从侧屋走出来一位年轻人，只见他面色憔悴，头发蓬乱，显得非常虚弱。

“欢迎你，埃德加。”那年轻人说。

坡端详再三，热泪一下涌上眼眶，不禁失声惊叫：“亨利！”

确实是哥哥亨利·坡。原来自四年前兄弟俩在老爱伦家的摩尔达维亚别墅分手后，亨利又到远洋海船上去干重体力活，结果身体不支，得了严重的肺结核，不得不回奶奶这儿歇口气。看着亨利那张苍白的脸，坡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昔日那个快乐男孩的影子，那时哥俩曾那么兴致勃勃地议论大海，议论人生，可现在呢，亨利已被大海的风浪剥蚀得不成人形。

坡一把抱住哥哥，两人相对无语。就这样，这个家庭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。

坡从未见过这么清苦的家，也从未见过这么温暖的家。

1809年，相当于中国嘉庆十四年，这年是龙年，也是文曲星降生的年份。这一年丁尼生在英国出世，果戈理在俄国出生，美国人也不甘落后，埃德加·爱伦·坡在东北新英格兰的艺术之都波士顿呱呱坠地。

坡的父亲小戴维·坡和母亲伊丽莎白都是艺人，在歌剧院当演员，两人都名不见经传，但父亲的名气要稍大些，喜欢出演莎翁剧本，埃德加这个名字就出自《李尔王》，是父亲经常出演的经典剧目之一。这个男人的心肠其实很好，他遇见伊丽莎白时，她刚刚死了丈夫，他见她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心生怜爱就娶了她。

不过这个心肠好的人，也有毛病，那就是喜欢喝酒，时常喝得大醉，走路都找不到北，不但把身体喝坏了，把家也喝穷了。爱伦·坡出世的第二年，父亲眼见家境赤贫，自己又无力改变，竟然离家出走，扔下老婆和两个儿子亨利和埃德加不管了，老婆肚子里还怀着第三个孩子呢，从此一家人陷入颠沛流离中。坡小小年纪就随全家不停搬迁，从波士顿搬到纽约，从纽约这一头搬到那一头。他从来不记得父亲的模样，只记得母亲的面容。

母亲伊丽莎白有一对深蓝色的大眼睛，一头乌黑柔发。这个倒霉的女人在女儿罗莎莉出生后就卧床不起，两年后在绝望中病逝。令人唏嘘的是，小戴维·坡虽离家出走，但并未走太远，得知伊丽莎白的死讯后，不知是出于羞愧还是绝

望，不到三天他也一命归西，死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。于是爱伦·坡兄妹三人，一夜间全成了孤儿，三兄妹由爷爷奶奶做主，分三处寄养，长子亨利留在巴尔的摩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，坡是次子，被送到南方弗吉尼亚州府里士满，由一位富有的烟草商爱伦先生抱养——爱伦先生的太太弗朗西丝与坡母伊丽莎白是闺蜜，罗莎莉则被寄养在里士满的另一户人家。

里士满有个苏格兰人的小圈子，领头的除了爱伦先生，还有另一个商人麦肯兹，两家很要好。这个爱伦先生，又称老爱伦，继承了苏格兰人精明的经商头脑，做起生意来胆子可大了。大家都知道弗吉尼亚的烟草很有名，里士满又是港口，老爱伦把弗吉尼亚卷烟一船一船卖到欧洲，又从欧洲运来建筑材料卖给美国人，什么来钱卖什么，除了贩卖烟草，还卖小麦、水果、棉花、衣服，据说连黑奴都卖，成为里士满鼎鼎有名的大富商。彼时买卖黑奴不犯法，利润丰厚，许多白人都干过。

不过命运有时候会跟富人开玩笑，给了你这个，就不给你那个。老爱伦也有自己的烦恼，他万事如意，不缺钱财，就是缺个儿子，而他与爱伦太太感情融洽，舍不得离异另娶，只好面对无后的尴尬处境。爱伦太太叫弗朗西丝，有个姐姐叫南希，姐姐终身未婚，一直住在妹妹家。两姐妹跟坡的妈妈伊丽莎白是闺蜜，有一天忽然得知伊丽莎白病死

了，姐妹俩大为吃惊，又得知闺蜜留下几个孩子，于是姐妹一商量，跟老爱伦提出过继其中一个，做自家养子。老爱伦正愁无嗣，就听从了建议，决定收养一个男孩，这男孩就是埃德加·坡，老爱伦给坡加了个姓，男孩全名就叫埃德加·爱伦·坡。

爱伦太太当时 25 岁，正是母爱旺盛的年纪，对坡宠爱得不得了。坡眉清目秀，长得一副斯文相，更是惹人怜爱。爱伦太太有个表弟叫爱德华，一个很活跃的年轻人，很喜欢逗坡玩，在坡面前表演各种小魔术，其中一个小魔术是把凳子变没了，每次都弄得坡一屁股坐地上，让这个小朋友又难堪又佩服，有一次让爱伦太太看见了，她心疼得一下扑过来，一边安慰坡，一边责怪表弟名堂多。坡倒是不在乎，一骨碌就爬起来，但始终不明白，屁股下面的凳子怎么忽然就不见了呢？这世上竟有这么奇怪的叔叔。

坡平日除了看书，最喜欢干的一件事，是跑去用人房，跟几个女佣厮混。爱伦先生雇了几个黑人妇女料理家务，有专门指定居住的用人房。坡没事就跟她们在一起，听黑人民谣，还有黑人的鬼故事。那些故事鬼神出没，荒诞离奇，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。一次老爱伦带他骑马出行，他坐在养父身后，路过一片坟地时，坡忽然大哭起来，养父问他怎么回事？他说快跑！快跑！鬼要追上来了！养父问谁说的？他说是那些黑阿姨说的，她们说了，坟地里有好多鬼，见

人经过就跑出来，把人拖进坟地去！养父听后哈哈大笑。

眼见坡渐渐长大，爱伦太太央求老爱伦给孩子找个好学校，别耽误了这聪慧孩子的前程。美国那时建国才三十多年，一直处于与前宗主国英国的缠斗中，英军曾一度攻占华盛顿，把总统府也给放火烧了，总统麦迪逊被迫逃往南方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国家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，论教育自然赶不上英国，老爱伦见太太如此心切，一拍大腿，决定把坡送海外去念书，期望将他培养成一个小绅士。

对美国而言，所谓海外就是英国，那年刚好遇上美、英战事阶段性结束，封闭已久的大西洋航运线又开通了，于是坡东渡英伦，那年他刚满6岁。在英国接受的5年教育，对坡意义重大。彼时的美国还没有什么文明积累，英语文学基本上就是英国文学，这位早慧的男孩，贪婪汲取文学养分，把斯威夫特、莎士比亚、弥尔顿、布莱克的作品背得滚瓜烂熟，早早就显露出做文学家的志向。

不过小爱伦的这种爱好，老爱伦却不以为然。老爱伦是商人，自古以来商人重利轻文，他哪能容忍儿子整天沉湎于这种风花雪月的爱好？他希望儿子长大后不但孔武有力，成为男子汉，还要头脑灵光，善于发现商机。相形之下，文学就显得不合时宜了。

其实孩子都有自己的命数，长大后做什么，成为什么样